



读懂庐山

孙掌宪

三叠泉的泉水，从高崖上流下，连叠三次，努力地打开自己，毫不遮掩，要把生命最美的一面打开，展示给世人，这是大自然的本能，也是人世间的一种大格局。

花草树木都有美的心态，要不古人怎么会有“闭月羞花”之说。据说，庐山有 2000 余种植物，那么庐山一定有 2000 余种美呈现给人们。庐山的花草树木，共居一山，在地上它们各美其美，充分地展现自己的生命之美；在地下它们和谐相处，试想把庐山表层的土石去掉，裸露出的草木根系，一定是一张硕大的网，它们根根相连相拥，就像亲兄弟一样！

两株黄山松的职守

在庐山三叠泉景区游览，泉水从云雾缭绕的五老峰北崖下流出，一路之上被巨石层层阻挡，飞花碎玉，涛声不绝于耳。细心的游客曾数过，从山脚到三叠泉第三叠处，有三千多级台阶，当游人攀登到大汗淋漓时，庐山知情，推出一处崖壁，崖下坑大一块平地，凉风习习，好不快意。俯看脚下泉水已钻进沟里的几块巨石下，流水的涛声小了，游人的心静了下来。

蓦然回首，山崖的东南侧，一块镌刻着“听涛”字样的红字石碑，跃入人们的眼帘。我们蹲在崖石下，屏息聆听，庐山满山的樟子松、油松、玉兰、樟树，不，庐山满山的绿，俯首向我们涌来，一双双耳朵，倾听着这天籁之声，年年月月，岁岁年年，站成一种职守的姿态。黄山松下，两位少年学着松树的姿态站立，侧耳倾听着庐山的阵阵涛声，或许此时，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来去匆匆的游客。

是的，庐山草木的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个生命形态都是一部无字的天书，看你怎么解读。感谢历代庐山三叠泉景区的开发者，为我们发现了这处美，且立碑告之！

一条藤蔓与一株枯死的松树同框

向着三叠泉进发，脚下石砌的台阶，一个挨着一个，向天空排列，攀登的人气喘吁吁，堪比登天。抬头仰望，看到高处山崖一挂挂衰草奋力抓住石壁缝隙的瞬间，给了我们力量，脚下一硬，我们又登了几级台阶。

我们一路上被庐山的草木感动着。突然，一条细长的绿色藤蔓垂挂在我们的眼前，它的背景是黛色的岩石，仿若一条绿色的河流，从荒漠中流出，令人眼前一亮。那一片片油光发亮的叶子，是一面面的风帆，带着藤蔓的梦想，向我们驶来，我看出细小藤蔓的努力与憧憬，它的坚定从容给人以力量，多好的一幅油画！我随手手机拍下这张风景画，谁想在拍的时候，把一株干枯的松树收入画面，让一条绿色的藤蔓与一株枯死的松树同框，显得有些违和。与我同行的儿子看了图片说，这是对比的构图手法，很有张力。

松树木质坚硬，枝杆挺直，四季常青，具有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唐代诗人杜荀鹤有诗曰：“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在《青松》一诗中，如此咏颂松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一条细长的绿色藤蔓与一株干枯的松树同框，荣枯共居一框，画面张力满满。它们在向游人诉说着什么，那藤蔓不因其小，撑起生命的绿舟驶向新的生活；那枯死的松树，不因其腐，用干枯的身躯，诠释着松的坚挺刚直。它们身处庐山栈道旁，每天直面汗流满面的登

山者，它们知道此时游人需要什么，那就是精神和力量！

一片灰黄的树叶盘旋着落到路边的枯叶中

正午时分，我们来到三叠泉，阳光下，泉水三叠连跳的优美身姿，完整地呈现在面前。此时，我们不知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她的美，娇柔有些伧俗，矫健有点庄重，她的美是刚柔并济、清幽灵动、独一无二的。明亮的秋阳穿透她的肌肤，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

三千级台阶，三千次抬脚，心底一次次发出“坚持”的指令，就为这眼前的一望。游人抬头仰望着泉水，心里会生发多少祈祷，秋风知晓人们的心意，将奔流的泉水，化作一滴滴雨水，洒在人们的身上，好一场精神的沐浴。

人们在开心拍照，此时我看到，一路与我同行的一位八十多岁的山东老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三叠泉下那一潭深绿，他的孙子正在为他拍照。我上前问老人，腿疼吗？他说：“疼，没事，我还能坚持，我还行。”是啊，登上三叠泉的人们，哪一个不是靠着“我还行”这个信念，攀登上来的？我们哪个人的人生，不是靠着“我还行”这个信念的支撑，一步步走到今天？

下山途中，一枚灰黄的树叶盘旋着落到路边的一片枯叶中，瞬间我们再找不到那片落叶。

在落满枯叶的草丛中，一株油光发亮的绿色树苗，抓住了我的眼球，出于好奇，我轻轻拨拉它的根部，发现一颗花生粒大小的果实，这应该是这株不知名树苗的母体。它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睡在落叶中，吸纳天地之气，滋养自己的孩子。我望着这对母子，眼睛模糊了，这株不知名的树苗，在我的眼里迅速长大，枝条伸展，开出一朵朵红色的花，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一位诗人曾在这里隐居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从公元 725 年出川游历，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对庐山可谓情有独钟，先后五次来到庐山，写了 40 多首歌咏庐山的诗词。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战火燃起，国家危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唐玄宗逃到川蜀，为避战乱，李白想起了庐山，他带着妻子来到庐山隐居，庐山敞开胸怀，接纳了李白这位战火中的避难之人。

大概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庐山满天朝霞，五老峰被橘红的霞光点燃，山上的草木染上浅浅红晕，这里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战马嘶鸣，李白安顿好妻子，来到泉水咆哮的九叠谷。满沟的石头，开出雪白的莲花，在朝阳映照下，芬芳灿烂，似有阵阵馨香扑鼻而来。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一生喜好莲花，九叠谷那满谷的石头莲花，该是为他盛开的吧。

李白在庐山隐居半年多，他在这里修建了读书草堂，写了《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中总结了自己前半生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挣扎，即便在隐居庐山之时，仍希望凭借自己的才智报国，“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

庐山在战乱中收留了李白，庐山的一草一木对李白有情，李白读懂了庐山，他用饱含深情的诗歌回报庐山，一篇《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让庐山的山石草木走进“壮观”，成为庐山不朽的名片：“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庐山人也不忘李白，把五老峰下李白隐居的山谷命名为青莲谷，谷中有李太白的书堂，明代还曾在附近建了青莲寺。如今庐山人人在九叠谷为李白塑了雕像，他的面前，是满沟盛开的莲花，他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青莲居士。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庐山是人文圣山，书写了半部中国文化史。是的，庐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厚书，我们要精读。

郊原秋望（同题十首）

□ 宫殿堡

霞润楼台几面情，秋光珍重万家坪。收将野渚风芦响，点翠长城雁月鸣。川上葱茏香稻谷，人间啧啧出群英。芳菲七月同歌洽，且醉云山雨后明。

□ 李立伟

伏未尽时逢立秋，平城早晚小凉收。闲行郊外丰情寄，硕果由来勤奋修。

□ 王桂锁

红绿摇秋北雁翔，烟霞挽起任浮凉。重重禾浪翻金韵，架架珠圆沁紫光。眼阔方知平野迥，心清自得好风长。丰年莫问归仓事，且醉斜晖与暮香。

□ 安跃洲

得闲向野慰心程，徙倚归田未了情。浩荡风香酬热土，悠扬鸟哢送欢声。宜人最是稻粱熟，照眼依然山水明。不负初秋收获季，芙蕖池里尚盈盈。

□ 闫庆利

远目桑干楼不遮，红梁金谷醉流霞。秋横渐卧阶前草，露重新开陌上花。数点牛羊融野色，一行鸿雁起轻纱。兴来顿觉诗情好，欲试沧溟独解桡。

□ 马萍萍

西风递送凉新，远岫凝烟翠色匀。泰浪摇金连碧宇，征鸿写意入云频。翻红霜叶时时见，照水团花恰恰春。莫讶秋光偏有韵，世间万象总相亲。

□ 樊改荣

极目田园暮色柔，轻烟淡淡锁平畴。疏林青霭秋光见，隔岸丹枫叠锦绸。坡上金禾胜胜景，池边残叶任清眸。休言浙冷西风劲，万里云霞处处幽。

□ 贺珍

秋风题瑞色，爽气送清香。霜叶林间戏，烟霞垄上藏。雁鸣声隐隐，花影韵洋洋。极目高歌起，谁能不动肠。

□ 张军

东陌岁禾丰，南山叶始红。秋声随雁去，不与往年同。

□ 武章连

雁翼横空裂远天，恒峰黛冷浸寒烟。大河一夜涵星动，古戍千年抱月眠。万顷金涛吞落日，层城灯火映新篇。谁寻此际秋深骨？吾在苍茫夕照前。

田埂上的秋信

胡日英

蝉声敛尽盛夏的燥热
秋意轻叩田埂的门扉
长风如丝穿过乡野田间
徐徐织就一卷秋晖
这便是大地最厚重的馈赠

谷穗垂首，翻涌浅黄金浪
朝露漾开细碎清辉
似漫天星子散落阡陌
蚂蚱跃过田垄
为拂晓的原野，落下鲜活注脚

老玉米褪去青衫，褐须垂垂
如老者漫叙岁月的轮回
日光厚植土地

孕育万般饱满
叶浪沙沙，随风低吟
诉说一季沉甸甸的期许

豆荚凝褐，腹中籽粒充盈
偶有轻响，迸开山野惊喜
田畔蒲公英悠悠漫舞
穿引人间烟火
让万顷郊野浸满岁月光辉

尘世万般耕耘，皆有所寄
仓廪盈实，心底安然
于烟火流年缓缓沉淀
我们积攒奔赴前路的力量
收获世间独有的澄澈与丰盛

古城燕影

渠培林

今夏，燕影成了大同古城的一道风景，为古城的盛夏增添了灵动鲜活的气息。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晨光洒向古城，燕子们便早早挣脱晨寂，结伴掠过湛蓝的天空，剪刀般的尾羽划过漫天霞光，擦过绿藤与木窗，贴着护城河的粼粼碧水翩翩而舞。河面浮着层层黑影，随水波轻轻晃动，与岸边的树木和夏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图景，谱就了古城最动人的一曲夏晨小调。

白昼里，檐下，梁间，都是燕子的家园。在老宅院的雕花横梁上，在古寺院的翘角飞檐下，在老街巷斑驳的廊柱间，随处可见燕子们忙碌又轻盈的身影。

当落日余晖为古城镀上一层暖柔的光晕，漫天燕群盘旋于晚霞之间，构成一幅流动的剪影长卷。

行人缓步游走在夏日的古城，总能与翩飞的燕群温柔相逢。它们全然不惧生人，自在穿梭。时而低空盘旋、嬉戏翻飞，时而静落檐瓦、窃窃交流；时而衔泥筑巢、含草垫窝，时而两两依偎、啾啾私语。不扰人间烟火，静伴古城朝夕。

一城夏暖，万燕归栖。繁盛的燕群装点了古朴城郭，满巷的燕鸣唤醒了盛夏风华。原来最美的夏日光景，从不是单一的繁花浓荫，长风暖阳，而是燕聚年年，伴城而栖，用飞翔的视角见证古城的悠悠岁月。

技术引进：改变大齿命运的战略抉择

张风新

能否按期交付，设备加工精度能否达到设计指标；职工队伍的专业技能能否适配新产品生产标准；项目建设节奏能否跟上二汽整车研发制造的进度——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大齿领导班子里果断拍板，退出持续萎缩的农机市场，在二汽引进日产柴八吨载重汽车制造技术的同时，大齿承担该车变速箱制造技术的同步引进，为二汽的 EQ153 车型配套生产重型汽车变速箱。前路纵然荆棘密布，大齿向着全新目标笃定前行。

1986 年 9 月，山西省与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二汽总部正式签署 EQ153 载重汽车联合生产协议，和晓驰代表大同齿轮厂签字。山西省经委、省机械厅领导马家骏、张蓝田，二汽领导陈清泰、顾林生等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紧随其后，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全厂迅速进入紧张的攻坚状态。日产柴推进节奏高效，随即提出安排大齿技术人员赴日本开展技术培训，同时派遣日方专家进驻大齿现场指导。1986 年 11 月，工程师张伯华随同二汽培训团赴日本，系统学习八吨变速箱全套制造技术。一批批技术骨干、管理人员、一线操作工人陆续赴日研修，刘海龙、田喜才、刘晋英等一批后续项目中坚力量，都在培训中积累了宝贵经验。1988 年 1 月，厂长和晓驰随同二汽考察团到访日本，亲眼见识了日产柴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模式与管理體系，内心深受震撼，更加坚定了

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信念。

接下来，争取项目资金，成为横亘在大齿面前的一道难关。虽然该项目纳入国家“七五”技术改造规划，但资金审批、落实的过程一波三折。厂总工程师翟成章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已年近花甲的高级工程师，长期奔波于北京、太原两地。即便已到了退休年龄，他仍全身心扑在引进项目上，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离世，年仅 62 岁。他为项目呕心沥血的往事，深深印刻在大齿人的记忆之中。

为争取山西省 500 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大齿邀请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带队前往二汽实地考察。亲眼目睹现代汽车工业对核心零部件严苛的技术标准和对高端装备的硬性需求之后，考察团感慨“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回到山西，这笔专项扶持资金顺利获批。1989 年 11 月，山西省经委正式批复，将项目总投资规模上调至 2230 万元。叠加银行贷款与企业自筹资金 800 余万元，大齿“七五”技改项目最终总投资达 3930 万元，为项目建设筑牢资金保障。

随着资金落实进口设备陆续到位，项目进入最关键的零部件试制攻坚阶段。1988 年，有着丰富实践经验，已调至厂劳动服务公司的刘海龙出任常务副厂长，全面负责零部件试制工作。1989 年 9 月，大齿专门组建八吨车工段，由厂劳动模范徐智工担任工段长；后续升级扩建为八吨变速箱分厂，工程师张伯华出任分厂厂长。全厂上下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企业精神，干

部职工夜以继日奋战在生产现场，攻克一个又一个加工、装配难关。工厂同步引入推广“一件流”生产模式与 5S 现场管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大齿人勤勉务实、刻苦攻坚的作风，就连标准严苛的日产柴派驻专家也由衷赞叹。

1989 年 12 月，凝结着全厂无数人心血 的八吨载重汽车变速箱所有自制零部件全部达到检验标准，多台样机试制完成，并顺利通过二汽台架可靠性试验。1990 年 7 月，大齿制造的首批 30 台八吨载重汽车变速箱送达二汽，正式上线总装，并随同 EQ153 整车进入市场。1991 年 3 月，二汽该引进项目通过日产柴的技术验收。同年 6 月 18 日，大齿隆重举行八吨汽车变速箱批量投产下线仪式暨“七五”技术改造成果展，项目正式通过日产柴、二汽以及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投产鉴定。至此，大齿该技术引进项目圆满收官，产品零部件的国产化率达到百分之百，全面转入规模化批量生产。

顺利投产仅仅是起点，更加残酷的市场竞争考验接踵而至。随着大齿变速箱批量供货配套，1992 年，二汽提出每台产品降价 25% 的硬性要求。同时二汽布局双供应体系，将湖北某机械厂列为另一家供货方，形成湖北某机械厂占 70%、大齿占 30% 的 A、B 点供货格局。然而，凭借稳定可靠的品质、及时高效的交付，大齿实际供货占比已达到 60%。时任大齿厂长陈建鹰清醒意识到，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才能稳固大齿的市场供货份额。

当获悉二汽的一位分管领导在呼和浩特出差，陈建鹰立刻带领团队奔赴当地开展商务磋商。首日谈判进展艰难，双方未能达成共识。第二天早餐后，陈建鹰抓住同桌交流的机会，再次就降价与供应商竞争问题坦诚沟通。他如实陈述大齿承受的成本压力，同时提出方案：倘若二汽授予大齿八吨变速箱独家供货权，大齿愿意接受降价要求。经过审慎权衡，二汽的这位领导给出答复：只要大齿接受降价条件，就安排湖北某机械厂转产六吨车型变速箱，把八吨变速箱独家供货资格交给大齿。返回工厂后通过成本测算，陈建鹰得出结论：在年产量达到 1 万台的前提下，即便降价约 24%，企业依旧可以守住成本底线。随后他赶赴二汽完成签约。

事实证明 了大齿“降价保市场”的决策非常正确。拿到独家供货权之后，大齿变速箱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规模化生产有效摊薄单位生产成本，企业利润不降反增，彻底夯实自身在二汽零部件供应体系当中不可撼动的地位。此后数年，随着产品产量持续攀升，企业盈利水平节节走高。行业内流传开一句顺口溜：“康明斯的发动机，襄樊的桥，大齿的变速箱不用挑。”大齿品牌声

1986 年，是大同齿轮厂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作出的战略抉择，深刻改变了企业的命运。彼时，作为国内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二汽的东风 141 五吨载货车和一汽解放 140 是当时的两款主力车型，但二者都属于中型重载车范畴，国内重型重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二汽计划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打造八吨平头柴油重载汽车项目，抢占国内重型卡车市场先机。该车型搭载美国康明斯 6BT 柴油机，变速箱配套方案选定日产柴五挡变速箱，这款产品技术成熟、性能稳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推进“八平柴”项目落地，湖北省代表团赴山西开展产业合作洽谈。在山西省经委举荐之下，二汽考察组先后调研省内多家制造企业，大同齿轮厂位列其中。和晓驰任厂长、陈建鹰任党委书记的大齿领导班子敏锐捕捉到一个信号：这是企业跳出原有农机配套赛道、实现转型升级的难得历史机遇。机遇向来与风险相伴，拥抱这次合作，大齿就要直面多重现实重压。首当其冲的是沉重的资金压力。仅日产柴的技术转让费就达 300 万元，而且现有设备完全达不到八吨重卡变速箱的制造标准，大批量购置全新生产设备还需巨额资金投入。一旦项目推进受挫甚至失败，企业将背负沉重债务，陷入生存危机。其次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彼时大齿的主导产品为小四轮拖拉机传动箱、单体液压支柱，虽已着手试制 BJ130 汽车变速器与 BJ212 汽车分动器，但农机零部件和重型汽车变速箱在加工精度、工艺标准、可靠性要求上存在天壤之别，技术短板随时可能造成项目延期，甚至全盘失败。此外，项目落地还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进口设备

